

耳元

「季先生，娶余小姐有风险。」
「什么风险？」
「会让你倾家荡产，满盘皆输，你也愿意吗？」
「我愿意。」



晚入晚怀

继《还债》之后，
耳元再塑完美恋人。

关于季先生和余小姐
结婚一事的风险报告

风险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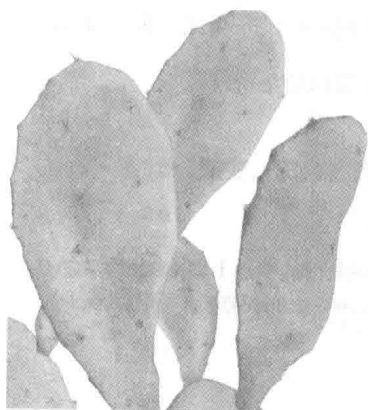
投资回报

100%

真心

身为华尔街投行大亨，
季迦叶从不允许自己出错。
但在她身上，他一败涂地。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

W
WAN
RU
HUI

晚 入晚 怀

耳元
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晚晚入怀 / 耳元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7.7

ISBN 978-7-5500-2291-1

I. ①晚… II. ①耳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43278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 I 期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
电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E-mail bhzwjy0791@163.com

书 名 晚晚入怀

作 者 耳 元

出版人 姚雪雪

特约监制 杨翔森 曾筱佳

责任编辑 袁 蓉

特约策划 调 调 小 狸

特约编辑 乔 木

封面设计 小 鱼

版式设计 李映龙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
开 本 920mm × 1280mm 1/32

印 张 11.5

字 数 425千字

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291-1

定 价 32.8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7-232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目录

第1章 先生，怎么称呼？

/ 001 / “余小姐，这位是季先生，不是……李先生。”
“余小姐，你说，你是不是有点蠢？”

第2章 季先生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

/ 026 / “季先生，你为什么要……要……要帮我？”
“大概是因为你蠢，而我偏偏喜欢帮蠢人。”

第3章 季先生，你信不信我会杀了你？

/ 049 / 她怒目圆睁：“你信不信我会杀了你？”
此时此刻，那股被他压抑得极深的颓靡和阴冷在他身上层层笼罩，他根本不在乎，他就是个疯子！
“嗯，我信。”

第4章 季先生，请不要管我！

/ 072 / “余晚！”他真的忍无可忍，“我帮了你，还成了这样，你说句实话很难吗？就是死，也要死个明白！”
余晚安静两秒后，仍硬邦邦地拒绝：“这是我的私事，无可奉告。”

第5章 季先生，你到底想怎样？

/ 089 / 季迦叶觉得自己今晚真是昏了头。
他回来，并不是为了欺负一个女人。他回来，是要索债的。

第6章 季先生，你别太过分！

/ 108 / 余晚脸又红了，她下一秒就要张口骂人，季迦叶的拇指已经抚上她的唇，沿着红唇，有些用力地摩挲着。
他威胁余晚：“再吵，我就亲你。”

第7章 季先生，我才没吃醋！

/ 134 / 季迦叶笑了：“这是吃醋了吗？”他慢悠悠地说，“小孩子的醋你也吃？”
这人又将她绕进去了！余晚微恼，她说：“没有。”
季迦叶淡淡地评价道：“余晚，你口是心非。”

第8章 余小姐，你就口是心非吧！

/ 164 /

季迦叶摸了摸余晚的头，贴着她耳边，说：“以后不许收其他男人的东西。”
余晚一怔，眼圈微红，就松了口。

第9章 余小姐，我从来没有骗过你！

/ 193 /

沉默两秒，她最终还是问他：“所以，你是故意接近我？”
季迦叶垂眸，点了支烟，说：“不是。”
迎着余晚的视线，他又说：“你是个意外。”

第10章 余小姐，你就是我的条件！

/ 214 /

掐着她的脸，季迦叶口吻冷峻：“你不是要谈条件吗？你就是我的条件！”

第11章 余小姐，我反悔了

/ 245 /

“季先生，你不讲信用！你有没有基本道德？”
“没有，我就是让你知道，除了我，你不能爱上别人！”

第12章 余小姐，跟我结婚！

/ 269 /

“余晚，跟我结婚。”
“你在做梦吧。”
“我是认真的。”
“我也是。”

第13章 余小姐，我终于弄丢你了！

/ 291 /

“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？”
“你还不够资格。”他熄灭烟，起身，“这个世上有资格做我季迦叶妻子的，只有余晚！”

第14章 余小姐，余生让我来护你！

/ 308 /

这样的安静里，季迦叶开口直接问他：“明川，你要娶小余吗？”
骆明川一怔，错愕地抬起头，满脸讶然：“我……二叔，我……”
他不过一个犹豫，季迦叶已经说：“我想娶她。”
“……”

第15章 深爱如长风

/ 333 /

“无论如何，我都在的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余晚对着他笑，“所以我才更有勇气面对这一切。”
面对这个男人，她不用隐瞒任何过往，活得轻松，能够彻彻底底袒露自己，不用在意过去的那些不堪和嘲讽。
只因为，她知道，他一直都在。

先生，
怎么称呼？

第1章



这个夏天特别热，路边的樟树叶子蔫蔫地耷拉下来，蝉鸣声聒噪。

早上出门前，施胜男对余晚交代：“晚上喊小江过来吃饭啊。”

余晚弯腰穿鞋的动作一顿，说：“他还在外地。”

“自己当老板就是忙，一去一个多月，你让他别太累……”施胜男絮絮叨叨。忽然，像是发现了什么，她“啧”了一声，皱眉道：“余晚，你这裙子太短了。”

余晚直起身。她穿的是再普通不过的职业裙，刚好过膝。

施胜男板起脸，命令她：“去换一条。”

余晚回房间。

施胜男在外面抱怨：“你是助理，又不是陪酒的！就去谈个事儿，有必要穿成这样吗？让小江知道，他怎么想？”

余晚不说话，再出来时，已经换了条黑色的铅笔裙，下摆有流苏，遮到小腿处。

施胜男仍旧不满意：“这裙子这么窄，还有你这白衬衫……”

余晚看了眼墙上的挂钟，背起包，打断道：“妈，我赶时间，晚上回来再说。”

老式的小区没有电梯，高跟鞋“噔噔噔”地响。

施胜男听在耳中，还是皱眉。

外面很晒，不过才早上八点，余晚身上就开始冒汗。柏油路也似乎要化开了，车从上面开过，热浪滚滚，烫得要命。

余晚一路拿资料遮阳，直到上了出租车，空调凉风一吹，她绷着的脸才慢慢舒缓下来。

她拆开资料袋，里面是沈长宁昨天要拍的藏品的照片。

——一串莲花天珠手串。

手串用纯正的黑色珠子串起来，底下间隔几粒品相极好的红玛瑙，而最中间的那颗天珠古朴、瘦长，哪怕历经岁月，斑驳一片，依然能看清莲花并蒂的图案。

光是照片，就已经很漂亮了，实物更让人震撼。

昨天拍卖会上，这手串用上好的紫檀木托着，璀璨灯光一照上去，那一颗颗珠子闪着光，仿若有了生命，是真的美。在场诸人都心动，只是碍于沈长宁的面子不好意思举牌。

可惜呀，最终它还是花落旁家。

沈长宁愿意用两百万拍下来，偏偏有个神秘买家不依不饶，硬生生压他一头，最后成交价——两百一十万！本市还没有不卖沈家面子的，沈长宁气得吹胡子瞪眼，害得余晚也被他一顿啰唆，而且他非逼着她去处理这事。

沈家大少爷如此锲而不舍，不过是因为他最近养着的那位喜欢这些。

余晚将资料收好。

出租车停在四季酒店门口，门童过来开门，余晚下车。

她在大厅稍坐了一会儿，就见一名男子下楼。他穿着一身周正西装，四十来岁的年纪，正是昨天举牌的神秘买家——刘业铭。一锤定音后，他就消失了，余晚后来通过拍卖公司，费了些周折才联系上这个人。

“刘先生，你好，我是余晚。”

余晚主动递上自己的名片，道明来意。谁料刘业铭笑了笑，说：“余小姐，你得跟我的先生谈。”

先生？

余晚打量了他一眼，问：“那方便见一下‘您的’先生吗？”

“我得先打个电话。”刘业铭公事公办。

趁他打电话的空当，余晚在心底暗暗盘算一遍，也想不出本市有这么一位

人物。

很快，他回来了：“只有十分钟，可以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还是在四季酒店，刘业铭直接领她上了旁边的客房电梯，一直到五十二楼。

电梯打开的刹那，这座城市绵延的天际线跃入眼帘，余晚怔了怔。她被刘业铭安排在外面的客厅。

足足四百五十平方米的套房，地面全部铺了地毯，四周很安静，让余晚有一种轻微的失重感，仿佛摇摇欲坠。

走廊深处似乎有人在发脾气，一长串英文，语速极快，没有丝毫停顿。余晚听不清，只能隐约感受到其中克制的怒意。

她循声望过去，是长而幽深的走廊，宛如中世纪的古堡，暗暗的，看不清里面。

又等了几分钟，刘业铭重新回来：“余小姐，这边请。”并且他再次确认道，“你只有十分钟。”

“好的。”想到刚才不小心听到的只言片语，余晚有意问了句，“那位先生怎么称呼？”

刘业铭适时递来一张名片。

这张名片凉而平滑，还很薄，用指腹摩挲，更有一种冷冽的质感，明显做工精良。

而名片中间，不是规整的宋体，也并非寻常的楷书、隶书，取而代之的，是龙飞凤舞的三个字。

余晚不过看了一眼，会客室的门便已经被推开。这一瞬，浓烈的烟味并着灼烧的热意一道呛出来。余晚抬头。

正对面的窗帘没有拉上，阳光刺目，直接跳进眼底，晃得人头晕。

余晚眯了眯眼，在一片明晃晃中，渐渐勾勒出一个男人的身影。

来人比她想象的要年轻。

那人头发打得很碎，戴一副金丝边眼镜，支着腿，坐在窗沿边，坐在炽热的太阳底下。

他面无表情地扫了一眼余晚，随即低头，摸过一支烟。那些被打得很碎的头发自然而然垂下，略微凌乱。阳光得了空，自他背后直刺而来，余晚猝不及防被晒个正着，一时头晕目眩。会客室没有开空调，热气像着了火似的到处翻腾，她恍惚得快要窒息了。

余晚定了定神，勉强回忆起名片上的字，开口道：“李先生，你好……”

“嗨。”

她话未说完，对面那人蓦地一声轻笑。余晚微怔。就见烟雾缭绕之中，那人半眯起眼打量了她一下，目光旋即淡淡往下，掠过她挂在胸口的牌子——

然后，他只盯着她的胸牌看！

余晚头皮一瞬间发麻。

这是她的工牌。为显尊贵，上面有她的名字。蓝色的丝带绕过女人白净的脖子垂下来，那块胸牌恰好卡在胸部下面，压住了衬衫。

余晚今天穿的衬衫是白色丝质的，料子很软，被这么一压，起伏明显。

而隔着柔软的料子，胸牌质地很硬，隐隐摩挲过皮肤，有一丝凉意。

这种硬和凉仿佛是他加注在余晚身上的，她微显局促。她单手抚着胳膊，不经意地避了避，继续道明来意：“我是凌睿集团的CEO助理，今天冒昧过来，是想和李先生谈一谈……”

“我不和愚蠢的人谈。”他这样不客气地打断。

说话间，这人终于抬起正脸。逆着光，隔着满室氤氲，余晚根本看不清他的眉眼。

只是，他的口吻这样轻描淡写，仿佛余晚真成了个蠢货。

可余晚不蠢，非但不蠢，而且从小到大都很优秀，否则也不会年纪轻轻就被沈家老爷子看重，还被安排给沈长宁当助理。

余晚脸色稍沉。

可对面那人丝毫不在意，视线漫不经心地自她脸上移开，吩咐刘业铭：“送客。”

对方说话这样直白尖锐，又这样不留情面，她真不知道哪儿得罪了这位！饶是再冷静，余晚此时此刻终于不满：“李先生！”

满室安静。

刘业铭觑了觑余晚，终于忍不住小声提醒：“余小姐，这位是季先生，不是……李先生。”许是怕她难堪，说到最后，声音越发低。

余晚一愣，重新低头看名片。

灼热阳光下，那上面是龙飞凤舞的三个草书大字——

季迦叶。

余晚：“……”

难堪、窘迫的红晕自耳根底下钻出来，一点点蔓延开……她还没有犯过这

么低级可笑错误！

对面，季迦叶摁灭烟，起身。

白色衬衫没有被扎进皮带里，这会儿松松地挂在他身上，大约是因为热，最上面的扣子被解开两颗，领口敞着，French的袖口被捋上去，是一副不以为意的模样。他上前，走到余晚面前。

季迦叶伸出手。

余晚不明所以，尴尬地往后一避——

男人好看的手指已经勾起她脖子间的蓝色丝带，顺着滑下来，然后捏起那块胸牌——那个垂在余晚胸前，已经被他盯了很久的玩意儿。余晚心里蓦地一沉又一慌。幸好这人视线往下一瞥，便轻飘飘地松开手。

胸牌重新坠下来，像是从云间穿过，坠到余晚小腹上，又硬，又冷。

余晚一僵，就听季迦叶缓缓开口：“余小姐。”

“你说，”双手插回兜里，他笑道，“你是不是有点蠢？难道我也要称呼你余小姐吗？”

季迦叶的声音听上去有种特别奇妙的质感，仿佛春日里被风吹拂的松软棉絮，戏谑却又锱铢必较，还夹杂着一丝逗弄的意味。

余晚直视他。

靠得这样近，她终于将这看清了些。金丝镜片后面，是一双狭长而冷的眸子，瞳仁很黑，好似一池寒潭，几乎没什么温度。

季迦叶一点点敛起笑意，下巴微抬，彻底俯视余晚。

冷硬的气息强悍压迫下来，余晚不自在地移开眼。

站在被太阳直晒的会客室，她脖子上还残留着这人手指不小心刮过的触感。很凉。

明明这鬼地方又闷又热，像个蒸笼，可季迦叶指尖凉得可怕。

这种凉意宛如一尾蛇，自她的脖颈缠绕、蜿蜒开，越缠越紧。余晚身体慢慢僵直。眼前仍是明晃晃一片，失去男人瘦高身影的遮挡后，越发刺目。远处广场上的钟不疾不徐敲了十二下。这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。滑腻腻的汗从额头上渗出来，她几乎动不了。

包里，手机嗡嗡振了两下。

应该是短信，余晚这样想着，眨了眨眼，回过神。季迦叶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。她转头，看到的仍是长而幽深的走廊，繁复的灯光照下来，哪儿有什么人影？余晚微微一愣，刘业铭抬手说：“余小姐，这边请。”他遵从季迦叶

的吩咐，送客。

余晚默默，对刘业铭说：“今天实在抱歉。”

“余小姐客气了。”

刘业铭送她到电梯口。一路走来，偌大的套房空无一人，地毯很软，踩在上面无声无息。

进电梯前，余晚再度道歉：“请务必向季先生转达我的歉意。”

“好的。”刘业铭依然恭敬答应。

电梯门关上，露出反光的镜面。

镜面里映出余晚自己，那块工牌还结结实实压在她小腹上，有点沉。视线拂过的瞬间，脖子里又溜出一丝疹人凉意，像是被那尾蛇咬过一口。余晚微恼，将胸牌摘下来，蓝色丝带卷了好几道，放进包里。

她手里那会儿还拿着那位季迦叶的名片。正反面来回翻了两遍，除了他的名字和电话号码，余晚找不到这人所在的公司和职位，更看不出任何端倪。这实在是奇怪，余晚只好先将名片一并收进包里。

包里，手机又振两下，第二条短信进来。

那种振动自手指传到心底，让余晚很不舒服。她摸出来一看——

果然，一前一后分别是江成和夏晓晴的信息。

江成说：余晚，你怎么回事？一个月不接电话、不回短信？我今天回去，咱们谈一谈。

看完后，余晚直接将信息删除。

然后是夏晓晴的。

和过去一样，没有文字，只是一张照片。

背景是明亮的机舱，余晚瞳孔慢慢收缩，目光落在江成身上。他身上这套西装还是余晚送给他的生日礼物，一点都不便宜。他要见客户，总该穿好一些。飞去外地的那一天，他穿的也是这套，余晚还替他整理过衣领。

他就这样穿着她精挑细选的西装，和别的女人在一起。

余晚抿着唇，对着这张照片三秒，然后终于回复：

江成曾经对我发过誓，如果有一天背叛我，他就从天上掉下来。

所以，祝你们好运。

走出酒店，外面还是晒。余晚刚坐上车准备回公司，沈长宁的电话就打过来了，他问她：“手串的事谈得怎么样？”

被这么一问，季迦叶嘲讽的口吻又在耳朵里荡漾开……

“到底怎么样？”沈长宁不耐烦地催促。

余晚迅速敛起心神，如实说：“对方不愿意卖。”

“谁啊？”在本市就没有人不卖沈家的面子，连续踢到铁板，沈长宁万分恼火。

余晚回道：“一位叫季迦叶的先生。”

“季迦叶？”沈长宁重复一遍，评价道，“好奇怪的名字，这人什么来路？”

一想到季迦叶，余晚脖子便僵住了，小腹丝丝发凉。她垂眸，说：“这位季先生应该是从美国回来的，口音很正。”想到那人的做派，余晚补充说，“还很有钱——可能是华尔街的投行，或者某个投资大亨。”季迦叶说的那一长串英文，她偶尔听到几个相关单词。

电话那头安静片刻后，沈长宁指派余晚：“去探探底。”又交代她，“晚上酒会的事你安排好，在那边等我，不用特地来接。”他今晚要出席一个酒会，余晚是助理，必须亲自跟着。

这个酒会是市里面组织的，规格很高，来的人只多不少。余晚一到公司，就先替沈长宁熟悉酒会的流程和邀请人员。颇有些意外地，她在邀请人员名单中见到了季迦叶的名字。

打印的白纸上，“季迦叶”三个字是规规整整的宋体，和白天看到的是很不一样的感觉。

余晚定定地看了一眼，然后目光往后移。

他的职位是北川集团董事会主席。

北川集团是最近几年崛起的一家跨国企业，此前与凌睿没有任何业务交集，而该公司的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鲜少在媒体前曝光，关于季迦叶的消息更是少之又少，难怪余晚不知道，亦不认识。

余晚摸出那张名片，转头交给身后的顾菁菁：“去查查这个人的资料。”

顾菁菁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见到名片，两眼冒光：“余助，有人追你啊？”也难怪她会误会，这种名片实在太过私人，有钱人才这种做派。

余晚扫了她一眼，说：“别乱说。”

顾菁菁接过名片，摸了摸，趴在格子间还是忍不住八卦：“余助，这位有钱的季先生……是不是特帅？”

余晚头也没抬，回道：“一个老头子，你说呢？”

“哦……”顾菁菁失望至极，撇撇嘴，回去干活了。

下午四点，替沈长宁确认好一切后，余晚提着包正打算去酒会。夏晓晴那边大抵下了飞机，这会儿发了耀武扬威的短信过来。

一共两条。

第一条：让余小姐失望了，飞机平安落地。

第二条是一张B超图，能看到子宫里扎根的“小豆芽”，时间就是昨天。

外面很热，办公间内冷气十足，可余晚就是不住地冒汗。大概是昨晚熬夜加班的缘故，又或者今天被晒得厉害，她眼前竟有些发黑，头一阵阵发晕。

“余助，你没事吧？”顾菁菁吓了一跳。

“我没事。”

余晚深吸一口气，努力恢复常态。

手机闪烁，是江成的电话。他应该和夏晓晴一起下了飞机，现在打过来……余晚漠然掐断。

江成发来短信，怒不可遏：余晚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

这人还在装！

余晚难得笑了。她泡了杯咖啡，一口气喝完，脑袋还是晕。余晚估计，今天这么热，她恐怕中暑了。

公司附近有一家药房。

余晚走进来。

“买什么？”药房的人问。

余晚说：“藿香正气水。”

攥在手里的手机仍不停振动，全是江成的短信：余晚，你发什么疯？想分手是不是？要分手就直说！每一个字都如锐箭，直直刺进眼底，让人心寒。余晚顿了一顿，对药房的人说：“麻烦再给我几盒西咪……”

“你胃不舒服？”那人疑惑。

“不，给我未婚夫的。”余晚淡然回答。

药剂师从柜台里取出药，看了眼余晚，一边找零，一边小声叮嘱：“这种药会影响那方面功能的，你别让你男朋友吃太多。”

余晚望着手里的药，面色还是淡淡的。

她如实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街边终于有一丝风，余晚站在树荫底下，点了支烟。细细的烟有薄荷的凉意，沁到胸腔，很舒服，让她足够冷静。

慢慢抽完烟后，她才接起江成的电话。

电话那头江成先发制人，劈头盖脸一番质问：“余晚，你怎么回事？一个月不接电话、不回短信，你还要跟我结婚吗？你知不知道我多担心？”

听到这些，余晚不知道为何又想笑了。她像是在看一个人表演，而且演技拙劣。她扯了扯嘴角，终于说：“你先问问你身边的人吧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江成似乎不太明白。

“就是字面上的意思。”余晚平静无比，“一个月前，那位夏小姐来找我，说她和你很相爱，还有了你的孩子，请我不要再打扰你们。”

一个月前，余晚试完婚纱出来，夏晓晴就在外面。

余晚还记得那一天，她试了一款抹胸婚纱。余晚纤瘦，抹胸的款式会露出锁骨，还有后背的蝴蝶骨，衬得她像天鹅，又美又骄傲。余晚脸上笑意还在，夏晓晴已经说：“余小姐，我怀了江成的孩子。”

那一天，天气晴朗，来摊牌的人穿着连衣裙。衣裙很薄，贴着身线，腹部平坦。余晚没经验，不能判断是几个月，但她知道这里面有个小生命，会跳的。

眼底刺痛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扎得难受。

夏晓晴继续说：“江成他根本不爱你。他还说，你无趣极了，像一条死鱼，要不是你妈求着他，他看都不会看你！”

“余晚，江成从来不碰你，你不会自卑吗？”

这样恶毒的话，现在回忆起来，余晚还是感到彻头彻尾的冷……

太阳西沉，天色彻底暗下来。晚风拂面，黏黏糊糊，还是热。沈长宁没到，余晚躲在露台，又点了支烟。

她平常烟抽得不多，今天已经抽了三根，算破例了。

手机里全是江成的短信和未接电话，余晚没接，也没看。

先前和江成将事情彻底摊开后，余晚就挂了电话。她不擅长和人对峙、吵架。夏晓晴之所以会来找她，就是看准她的脾气。余晚和人吵不起来。施胜男常说她是个闷葫芦，话都憋在心里，迟早能将人急死。

所以，这会儿她大概能把江成急死。

余晚抬手，看了看时间。

这支烟吸完，她打开矿泉水瓶盖正要喝水，服务生过来，毕恭毕敬地说：

“余小姐，外面有位先生找你。”

余晚皱了皱眉，忽然想到什么，又将矿泉水瓶盖拧上，一口未动。

外面果然是江成。

他从外地回来，身上还是余晚买的那套西服。这会儿天热，外套被脱下来拿在手里，里面的衬衫皱皱巴巴。他满头大汗。

纵然信念坚定，在真正见到这个人时，余晚还是有一丝恍惚。

她和江成从高中毕业就在一起。这么多年，他们共同经历了很多，已经谈婚论嫁。这一个月余晚想了很多，她想不通为什么他们会走到这一步，她亦没料到会有这样一天，他们要分开……

余晚抿了抿唇，问他：“你还来做什么？”

“来谈我们的事。”江成气喘吁吁。

余晚冷眉：“我现在要工作，改天再谈。”

“不行！”江成坚持，“我就要现在谈！”一想到余晚隐忍了一个月，什么都闷着，要得自己团团转，江成就坐不住。

余晚定定地看着他，然后提着矿泉水瓶，往电梯口走去。

兰越大厦楼顶有一个风景绝佳而且私密的空中花园。已经入夜，花园被昏暗的地灯点缀，好闻的兰香若有若无，再配上远处奢华的夜景，是个情人幽会的好地方。

可如今他们站在这里，还真是有点讽刺。

“说吧。”余晚抱臂看着对面的人。

环视四周，江成拿袖子擦了擦汗，面色痛苦地道歉：“晚晚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”余晚不说话，江成看了看她，继续坦白，“我有一回晚上喝多了，就稀里糊涂地跟小夏……”

余晚眼圈有些红。她自嘲地笑了笑：“那你真够糊涂的！”

被这么一呛，江成无比尴尬，连连保证说：“真的就那么一次。我已经跟她断了，那个孩子也会做掉的，我明天就带她去！”

他还在骗她呢，那一张张不堪入目的照片就在她手机里，每一张都触目惊心、让人作呕，变换着时间、地点，怎么就只有一次？

余晚只觉得心寒。

而且，做掉就好了吗？她冷冷一笑，仿佛听到了一个笑话。

见余晚还是无动于衷，江成着急了，恨不得跪下来求她：“晚晚，你要不打我一顿出气？”他语无伦次，懊恼地说，“我们这么多年感情，没几天就要结婚，我是真的昏了头……”

“结婚”两个字钻到心里，余晚好像又听到一个笑话。他居然还记得？余

晚扯了扯嘴角，认真地说：“没有什么结婚，在我这里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”

她的口吻冷得人心惊，江成胃中倏地一绞，立刻叫道：“我不同意！”他有胃病，一着急就容易犯病，余晚是知道的。余晚没有动，只是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胃痉挛得很不舒服，额头上冒着汗，江成将不同意的理由列出来：“我们结婚的事都通知了亲戚朋友、我的员工还有客户，酒店也定下了，钱也付了，突然不结婚，让别人怎么想？也太丢脸了……”

听着这样的话，余晚心就凉了。她将拧开的矿泉水瓶递给他，又从包里拿出先前买的那些胃药。

江成习惯性接过去，喉头一动，一粒药就着凉水进了肚子。

视线从他喉间移开，余晚说：“酒店、亲戚朋友这些你完全不用担心，不是正好可以和那位夏小姐结婚吗？”

先前那颗药让江成以为余晚态度软了，现在听见这些话，他气急攻心，捏着矿泉水又吃下一粒。脾气上来了，江成不免埋怨：“我说了这么多，你还提她干吗？余晚，我只想和你结婚！你不明白吗？”

余晚安静片刻，随即笑了。

“是我忘了。江成，你妈连我都看不上，怎么可能看上那位夏小姐？你怎么可能和她结婚？”

余晚第一次见江成母亲时，还是沈家老爷子的秘书。听闻她是做秘书的，江母瞬间板起脸，意味深长地打量过来。虽然江成替余晚解围，说不是那种秘书，可那种眼神余晚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
余晚不喜欢江成的妈妈，但她为了江成总是忍着，如今，终于可以不用再忍了。

她拿出求婚戒指，说：“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可谈的，我祝福你。”她将戒指递给江成。江成脸色涨得通红，没接。余晚将戒指放在旁边的花架上，错身离开。

身后传来江成恼羞成怒的声音：“余晚！我都认错了，你干吗还咄咄逼人？”

余晚脚步一顿，平静地回过头：“我怎么逼你了？”

这种平静衬得江成像个跳梁小丑，他将戒指掣在地上，怨愤道：“我们之间变成这样，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！”

“我有什么责任？”余晚寸步不让。

一股无名火腾地蹿出来，江成彻底恼了：“你看你，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

样子，你以为自己是上帝？”

余晚冷冷地看着他，不说话。

这种冷意让人越发难堪，让人无处遁形，江成只能下意识保护自己，他骂道：“余晚，你根本就不爱我，现在装什么受害者？”

他居然说她不爱他？！余晚难以置信。

迎上她的视线，江成吼道：“你扪心自问，你愿意跟我上床吗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碰你，你什么反应？你没有反应！余晚，你就是个木头！死鱼！嗨，我是跟小夏上床，因为她比你温柔、比你善解人意、比你了解我的需求，她更不会像你这样咄咄逼人！我跟她上床，还不是被你逼的？”

这样恶毒的话，从江成口中说出来，真让人心寒呢。余晚轻轻战栗，连嘴唇都在颤抖。

她突然想到那一年。

那年高考完，她在家里看书。西边的老旧平房很晒，窗帘掩着。突然有人敲窗户。余晚好奇地推开窗，江成就站在外面，手里举着一朵花。他说：“余晚，看到这花，我就想到了你。”他将花递到余晚面前。余晚愣了愣，然后就笑了。

江成后来说：“余晚，你笑起来很好看。”

现在这些通通成了狗屁！

瞳孔渐渐缩起来，像是保护刺猬的盔甲。

“所以呢？”余晚表情淡漠。

“又来了！又来了！”江成抓狂，指着余晚跳脚，“又是这样一副死样子！我真是受够了！”

“余晚，你就是个性冷淡！”没有丝毫停顿，他毫不客气地、恶毒地骂道。

似乎有风刮过，余晚狠狠颤了颤。手紧紧攥着，她才能勉强克制住那种钻心的寒意。眼底慢慢湿润了，她抿住唇，硬生生又将眼泪忍回去。

停了一秒，也许两秒，余晚面不改色地说：“对，我就是。”

耳畔彻底安静下来，仿佛一个没有生命的黑洞，全死了。

忽地，不远处有人嗤笑出声。

余晚只盯着前面，没有回头。

江成恼火地瞪过去，不客气道：“谁啊？”

兰花枝影影绰绰，在最深处隔出一个非常僻静的角落，那儿有张弧形沙